

近日,广州本土原创歌曲《嘉禾望岗》“燃”动全城。羊城晚报花地版相继推出《为什么一首歌会点“燃”一座城?》《广州何时能有自己的“城歌”?》等评论,引起广泛反响。

什么样的歌曲才称得上“城歌”?广州怎样才能有一首真正的“城歌”?我们请来著名词曲作家陈小奇、《嘉禾望岗》词曲创作者吴欢、著名乐评人邮差各抒己见——

怎样才算是一首成功的广州“城歌”?



本图由AI制成

陈小奇: 写出未曾言说的共同体验,才能被传唱

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



陈小奇 受访者供图

定这些歌。

从小处着眼的歌更能触动人心

羊城晚报:当下能否找到一首大众自发认定、能代表广州形象记忆的“城歌”?

陈小奇: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让大众自己去选择。管理者倾向于宏观叙事,希望歌词能够体现城市的完整特色、传递主旋律与正能量;但大众不在意这些,只要歌里写的是这座城市、唱的是自己的情绪和体验,是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故事,就能代表这座城市。

如今题材的歌曲往往不容易传开,真正受到人们欢迎的,往往是从小处着眼的歌曲。选择一个具体的甚至微小的切入点,先打动一小部分人——比如一个小区、一个镇街,再慢慢扩散出去。人们喜欢具体可感的东西,越细微越容易触动人心。每个创作者写的都是个人体验,而每个听歌的人也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听。一首歌能流行,往往是因为它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,或替他们说出了正在面对的困境。歌里必须有这些真实的情感联结,只有写出那种大家都写过却未曾言说的共同体验,才可能被记住、被认可、被传唱。

羊城晚报:有没有哪些城市的形象歌曲,在您看来是比较成功的“城歌”?

陈小奇:前年我参与央视一档关于城市形象歌曲的节目,当时挑选了6个地方的代表作品,比如北京的《冰糖葫芦》、哈尔滨的《太阳岛上》、厦门的《鼓浪屿之波》、无锡的《太湖美》、西安的《西安人的歌》。扬州的“城歌”,选的是我写的《烟花三月》。

这些歌几乎都不是专门为城市创作的,最后却能被当地民众认可,甚至成为“城歌”。《太阳岛》原本写的是一个荒岛,火了之后才开发成旅游景区,最后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代表性歌曲;《烟花三月》是我1998年创作的,在首届中国旅游歌曲大奖赛代表扬州市参赛获得金奖第一名,后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歌曲。2011年我和杨钰莹一行人去扬州采风,请摇船的老艄工唱一首当地民谣,他开口唱的竟然就是《烟花三月》。

我们常说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我始终把歌曲看作一种“原生态”的表达,它的本质是平民艺术,只有扎根于大众之间,才有真正的生命力。创作最好是在自由的状态下有感而发,最怕的是“无病呻吟”,硬要去编造情绪。如果你写的是自己真实的、独特的体验,而这种体验又恰恰是许多人心中有却未曾说出的那种感受,那么这首歌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可能。

羊城晚报:您在为扬州写歌的时候,是如何抓住这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的?

陈小奇:其实我写很多地方的歌曲

时,都还没去过当地。当时就有人问我:你没到过扬州,怎么写出《烟花三月》?我说,我写的是扬州人眼中的扬州,而是全国人民心中共同的扬州。我了解的,无非是瘦西湖等著名景点,还有古典诗词里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等经典诗句。在我看来,这些意象已经足够支撑我写出一首好歌。有时候,距离反而能产生美。很多流行的城市歌曲,往往不是本地人写的,本地人有时因为听得太多,容易陷入选择困难症,总想把什么都写进去,最后没法成歌。

流量冲刷之后回归审美是必然的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怎样才能创作出一首具代表性的“城歌”?

陈小奇:每个时代的审美和情感需求都在变化,“城歌”也会随之流动、更新。好的作品会沉淀下来,如果能传唱三五十年,那它就是那个时代的“城歌”。描写广州的歌曲至少也有几百首,但大多数没有真正“冒”出来,不能“火”全看机遇。如今是流量时代,流量决定一切。时代的审美在不断变迁,即便某一首歌此时被广泛认同,过几年可能也会被另一首歌取代。

其实不需要盖章认定一首“城歌”,也不必强行引导某种创作方向,关键是搭建平台、开辟空间,比如设立“城市歌曲”专区,让那些书写广州、表达广州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作品有集中的出口,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只有这样,“城市歌曲”才能逐渐形成氛围、走向普及。对创作者而言,不必纠结于题材大小。任何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体验都可以入歌,没有什么不能写进流行音乐。大家要多创作、多表达,把自己在广州的感受真诚地写出来、唱出来。坚持下去,总会有所收获。

羊城晚报:《嘉禾望岗》的成功,能为之后同类歌曲的创作提供哪些经验?

陈小奇:从创作本身来说,本就没有任何的限制,写什么都可以。网络歌曲实际上是一种都市的原生态,我把它当成“都市的民歌”——全民创作、源自草根,随口唱就可能火起来。这就和《走西口》《茉莉花》等流传的地方民歌一样,都是民间自发生长、口耳相传的结果。

今天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。自从AI出现以后,据说全国一天能出1亿多首歌,每天、每个人都能用AI写出上百首歌。绝大部分歌曲都淹没在这片汪洋之中,连一点水花都看不见。在这种背景下,流量成了核心追求,艺术性似乎已经退居其次,歌曲听起来“大同小异”,诞生“经典”更难了。但我相信,经过这段或许相当漫长的流量冲刷之后,大家可能会回过头去寻找更有质感、更具艺术性的音乐。审美的回归是必然的,只是这段时间需要多久,我不知道。

羊城晚报:您在为扬州写歌的时候,是如何抓住这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的?

陈小奇:其实我写很多地方的歌曲

我是怎么创作出《嘉禾望岗》的?

□吴欢



吴欢 作者供图

“嘉禾望岗”。

其实在写《嘉禾望岗》之前,我和田延友老师组建了“不也乐队”,写过很多关于广州这座城市的歌曲。比如2024广州读书月原创推广曲《书城》、广州国际灯光节主题曲《光耀羊城》。在刚过去的十五运会,我也和“大湾区”一起登上舞台,合作演唱了《全运来四方》。在宣传广东非遗方面,我也和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共同创作献礼宣传曲《第二十次重逢》;为东莞龙舟赛写下了《啸龙吟》;创作并编曲了东莞非遗主题歌曲《新昌鼓》。这些创作很多都来源于我在广州生活20年间的所见所闻。

在我看来,没有任何一首歌能代表广州。今天有“嘉禾望岗”,可能明天有“广州东站”,因为每个人理解与记忆的“广州”都不一样。广州文化底蕴深厚,音乐创作只是一个路径,从陈小奇先生的《涛声依旧》到去年广为流传的《大展宏图》,都曾触动了对应时代人们的心声。所以真正能反映广州的,其实是这座城市固有的特质与文化积淀。

就《嘉禾望岗》而言,它的“走红”除了是词曲创作者自我情感抒发的见证,也折射为一种社会现象。期待大家更关注音乐本身,给予广东音乐创作人更多机会和舞台。

我和歌手海来阿木相识多年并多次合作,我们聊过他离开大凉山、追逐音乐梦的成长过程,他在广州的第一站就是在嘉禾望岗落脚。我自己也曾坐晚班飞机途经嘉禾望岗地铁站,当时看到一对年轻情侣提着行李箱相拥,泪眼婆娑。到站时,地铁广播响起粤语播报“下一站嘉禾望岗”的场景历历在目,深受触动。

我们在创作《嘉禾望岗》时没想过要对地铁站作任何推广,只是想着用一个小切口来讲述一个情感故事。嘉禾望岗本身是人流密集、年轻气息浓厚的地方。它的周边充斥着烟火气,每个人都能在周边尝到自己的“家乡菜”。因此它又成了一个符号——每个人心里,也许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处

那些歌, 让新老广州人同悲同喜同唱

□邮差



邮差 作者供图

主太子》《喜帖街》《弥敦道》这些以城市里的某个站点、某条街道为主题的香港流行曲盛行于大湾区乃至整个华语地区。同一时期,来自广州的本土音乐人也开始创作出像《公园前》《地铁一号线》等以地铁名乃至地铁为主题的流行曲作品。这些伴随着广州地铁一起成长,延伸至逐渐扩大的广州城区的作品,也是国内最早以地铁站为主题的流行曲,诞生于广州的它们也正是如今《嘉禾望岗》们的“鼻祖”。

当中,广州本土音乐人黄毅成与歌手东山少爷在2005和2007年合作的《唱好广州1和2系列专辑》,可以称得上是广州城市情怀与“地标”文化的两张集大成之作,引起对广州城市文化保育的讨论热潮之余,也启发多位广州本土音乐人投身于“城市地标”主题的流行曲创作中。

诞生于2021年的《鹅潭荡舟》是本世纪20年代最早受到全国关注的该类型作品,以羊城八景之一白鹅潭为主题的该作,既是关于西关与新老广州的思考,也致敬着当年那首《星湖荡舟》。同时,这首歌曲的词作者邓志舜与九时用茶,还参与创作了《天河先生》《同福中》《宝业金沙》《天字码头》《广州大厦》等多首以广州“地标”为主题的作品。这些作品与汪晨蕊的地名“食字”三部曲《逃逃居》《三缘里》《笠林天下》,何蕴曦的《逢源路》等,一起掀起了20年代广州音乐人一股“唱‘我哋’的歌”新浪潮。

2022年底,两位广东音乐人邓澄和刘莉曼在一个“城市记忆”特别企划里首次合作了粤语版的《嘉禾望岗》,这也是“嘉禾望岗”这个网上被众多“广漂”称为“分离圣地”的城市地标首次走进大众流行曲,影响力由此“出圈”。他们两位后来又继续创作了《体育西路》《永庆坊前》。

广州这座城市,正以它一向以来的接纳与包容,共情与奋进,让新老广州人同悲同喜且同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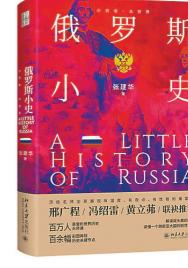
出版书单

《儒家人文主义:杜维明演讲集》
杜维明 著



本书收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、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在哈佛大学等各种学术场合的演讲11篇,演讲内容主要涉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整合的人文愿景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和繁荣能提供哪些方面的源泉,以及文化多元对话和文明互鉴等主题。

《俄罗斯小史》
张建华 著



本书系统介绍了俄罗斯民族自源至当代的历史,其中特别着重于对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阶段、重大事件、重要问题的评述,如罗斯受洗、蒙古统治、西化改革、哥萨克人源流、文学艺术、十二月党人起义、十月革命、苏联的建立与解体、新俄罗斯时代等。

《全球胜任力:世行专家的实践与成长》
周咏梅 主编



本书收录了七个故事,由七位在国际发展领域积累了超过二十年经验的资深中国专家撰写。这些专家分别来自经济、能源、教育、水利、体制建设、多边发展金融机构治理及绿色金融等七个领域。他们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反思全球胜任力的成长过程,展示发展项目的复杂性,以及国际组织在内外部挑战中的应对策略。

《左手名画,右手名曲——给孩子的跨界艺术欣赏课》
陈立 著



本书突破传统艺术启蒙教育中把绘画和音乐截然分开的做法,探索将100幅世界名画与100首经典名曲精妙结合,揭示“画中有音,音中有画”的奥秘。

《“天下”共参: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替代模式》
安乐哲[美] 陈素芬[新加坡] 杨月恒[新加坡] 主编



本书是继《重思天下》后,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“天下”学术会议的又一项重要成果。相较于前作,本期文集又收录了世界范围内学者的思考,旨在将“天下”构想的地缘政治秩序愿景置于全球多元文化传统中审视,围绕“天下”模式的独特性、其他文化传统中的类似理念等问题展开探讨。